

禾港大案案錄上

目次

情弦变音利剪夺命	(1)
厨师被杀警方黑夜擒凶	(19)
曾被轮奸引致神经失常	(33)
朝女埋恨太平山	(48)
碎尸奸杀两娇娃	(66)
烂赌警探杀情妇再吞枪	(84)
四条人命纵火案	(190)
码头草丛裸体艳尸	(117)
旅行袋内碎尸冤魂	(134)
马会要员太太香闺伏杀	(153)
九龙交通总部要员集体贪污	(169)
舞小姐香闺喋血	(187)
露水姊夫图奸小姨	(207)
休班警长饮弹地下赌场	(223)

情弦变音利剪夺命

住居港岛跑马地乐景台的主妇许太午间接获电话，是她的侄女打来的。

微弱的声音从电话线路那端传过来，“你是姑姐吗？我是阿霞。这回真不得了啊！这里闹出祸事！”说得那么紧张、惶恐而又力不从心。

“阿霞，你冷静一点，慢慢说。”许太仍能保持镇静，“到底有什么不得了的事？”

“这里死了人，我很害怕！”

“死人？死的是谁？”许太略为激动，提高嗓门追问。

“是男朋友。现时尸体躺在厅子里，怪难看的，我也受了伤。”阿霞说话的声音越见微弱，并且杂以呻吟声，显示她已受伤。

“希望你替我打电话报警。我再也没法支持下去了，怕要昏倒。”

“喂喂，！你那儿是什么地方？告诉我才可以替你出力呀！”

阿霞很吃力说出一个地址，是新界荃湾石英径华林大厦二楼P座。

许太想细加追问，对方已把话筒挂断。

阿霞原名吴碧霞，廿三岁，原籍福建，三年前单身来港，乡间有父母兄弟。许太是她的姑母，也是她在香港的唯一亲人。

吴碧霞抵港后有一段时期，曾寄居姑母家中，到她找得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才搬出许家，但仍保持联络，以许家为通讯处，许多大陆信件都是由许家转交。

由于最近来往较少，许太对这个侄女的生活情况所知亦不多，且亦无权过问。不过从间接的消息，隐约知道她和一个少东身份的印尼归侨在闹恋爱，至于详细情形也不甚清楚。

现在突然接此消息，无暇细加思索，立刻代打电话向警方报案。

首先接获警方传呼抵达华林大厦二楼的是编列一三七号军装警员。当时是下午四时，因是星期休假，这大厦的商号多停止办公。

当他按址到P座时，原来是一家叫繁荣针织厂，也和别的商号一样，寂静无声。

公司的铁闸打开，木门则仍关着，拍门久无应声。

一三七号没法入内，只有利用传呼机向上峰报告，电召消防员到场协助。

一会，消防员抵至，挥动利斧，把P座的木门砍开，各人一拥而入。

这家是家庭式的小型工厂，总面积约一千平方尺。一部分是工厂，设有针织机车四部，另有一厅一房，大概是写字间兼卧室。

厅的地板上有一床棉被，触目惊心的事却在棉被底下出

现。原来地上躺着一名男子，赤裸着身体，浑身血渍斑斑，上半身覆着棉被，细看原来是一具死尸。

从他下体和颈部、胸部都有伤痕这一点看来，分明是一宗凶杀案。

随后，警方人员又在卧室内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身穿乳罩、三角裤，横躺床上，双手腕间，鲜血淋漓，伤口虽然包扎纱布，仍不断冒出鲜血，人已昏迷不醒。

床头的桌上，装有一具电话，电话的话筒和桌上亦沾有血迹，这说明了受伤女子曾使用电话，终因伤重不支而倒下来。

地上丢有裁衣用的利剪一把，剪锋上亦沾有鲜血。

从种种迹象推测，这受伤女子，可能以剪刀割脉自杀，因失血过多而昏迷。

至于厅子里的男尸，又作何解释呢？

是自杀抑或被杀？正是警方亟待查明的。

大队人员随后赶抵现场，第一步工作是把受伤女子送往医院急救。

第二步召唤法医官到场验尸。

法医官验明，死者致命之处，是颈部的一处创口，是利剪插入造成。

可能因剪锋深入气管，因而送掉一命。

警方人员在房内的抽屉中寻获三封信，是女人的手笔，而且同出一人。

第一封信是女伤者吴碧霞写给她的姑母，内容说这次出于自杀，情非得已，多谢她多年照顾，死后希望姑母照顾她在乡间的父母。

第二封信表示这次遭受第三方面的压力，相约殉情而死。

第三封信则表示，他俩死后，希望有关方面，能将两人的遗体合葬。

这三封信中，关系到一男一女，就是现场中一死一伤的两人。

×

×

×

从这些信中的语气看来，似乎是一双痴男怨女，为了爱情相约寻死。

第二、三封信，好象是男女两人的合书，表明他俩的态度。但是经过警方缜密调查后，否定了这一说法。

男的是被杀而非自杀，只有女的才是割脉自杀。

警方认为第二、第三封信，并非出自男的意愿，而是全由女的一手包办。

不过警方也没有否定女的求死决心，脉门的伤口割得相当深，流血很多，血管收绌，因而陷于“休克”状态，抵达玛嘉烈医院时，尚未苏醒。

医方认为，死者和伤者的创口，都是由裁衣用的剪刀造成。

现场是针织工厂，这一类的剪刀，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

尸体初发现时，由于死者下体赤裸，且有伤痕，而现场又发现一把血剪，在警方未公布死者正确死因前，一时以讹传讹，竟有谓死者被人心狠手辣地把他的阳具剪去，失“势”而死，颈部的受创，尚属次要。

这一类的“新闻”，自然很富刺激性，翌日全港各报，都据此刊出，使死者死后亦蒙上被“阉割”的恶名，可谓不

牢中之不幸。

后来警方的验尸结果公布，证明死者的下体无缺，虽有某些损伤，亦非由剪刀造成，真相这才大白。

一家日报，曾于发刊这一则新闻时，凑趣地填上了一阙“卜算子”：

“双燕在呢喃，蓦地巢倾坠，惆怅佳期成阻隔，自叹生无计。辣手爆新闻，大势君今废，乍醒无言双泪垂，知否芳心碎！”

同日另一家日报，无独有偶，也凑趣来了两阙“忆江南”：

“并州剪，剪断是非根。是爱是憎还是恨？望乡台上吊孤魂，生死不同襟。”

“并州剪，剪不断郎心。郎去我留悲欲绝，虽生犹死忍相分？未落泪潸潸！”

上面所举的两首词虽是游戏文章，但在此人间大悲剧上演中，而有此插科打诨，那样未免是残酷一点！

警方人员在现场调查时，发生一件巧合的事，使这宗本来很简单的凶杀案更蒙上了神秘外衣。

案发时，有人在华懋大厦二楼走廊的白色墙壁上，却发现用黑色油漆涂写的一个很大的“死”字，虽左边缺少一点，但识字的人，一看就认得出是个死字。

后来发现者通知留驻现场的警方人员加以调查，没有什么结果。

据二楼的邻居说，这个“死”字，当天上午尚未见出现的，到下午命案被揭发的同时，这个死字亦在走廊发现，何以如此巧合？

墙上“死”字的由来，可能是顽童之辈，知道发生命案，屋内死了人，一时的贪玩，在墙上涂画，以致闹出一幕杯弓蛇影。

死者致毙经过，据警方人员初步推测，案发之前，死者与伤者，可能在房中造爱或准备造爱（这天是星期日，工厂内没有员工上班），两人因事起了争执，伤者一时气愤，用剪刀把死者划伤，其中以颈部的一处伤势最为严重，因此致命。

警方又认定，死者在房内遇袭后，曾负创走出房外，欲向外求援，但未出厅子，已不支倒地。因此由卧室至死者伏尸处，清楚地形成一条血路。

至于伤者之割脉自杀，大概因错手杀人后，自知不得了，畏罪自寻短见。

结果求死不成！

抽屉内之三封信，料是蓄意自杀时写下。

到她割脉自杀后，抵受不住痛苦，很自然地兴了求生之念，才负创打电话给她的姑母许太，请代为报警。

幸而警方人员及时赶至，把她送往医院急救，得以挽回一命。

可是，当她还未康复出院，即被警方以谋杀罪名，解上法庭吃官司。

被告吴碧霞，廿三岁，被控于七八年一月廿九日在新界葵涌谋杀男子徐毓智，又名徐育志。死者廿五岁，是上址繁荣针织厂的老板，也是伤者吴碧霞的男朋友。

徐毓智乃旅居印尼华侨，祖籍广东梅县，尚有生母和其他家人在梅县乡间。

父亲徐梦屏，在印尼经营制衣业，另娶有妻子。

数年前，印尼排华越来越激烈，徐梦屏设法让儿子离开印尼，另谋发展。

十多个月前，由徐老出钱，叫毓智在港开设一间小型针织厂，有针织机四部，雇有十多名男女工人。徐毓智当总经理，在工场住宿。

繁荣针织厂的出品，以毛衣为主，出品的主要销场是印尼，由徐老在印尼一手经销，繁荣针织厂只是设在香港的一个工场而已。

徐毓智与吴碧霞是在三年前认识的。当时吴碧霞甫由大陆来港不久，急于找职业，曾推销化妆品及学习裁剪，工余之暇，又在湾仔一家“英专”补习英文，与徐毓智认识，由同学进而为密友。

后来徐毓智获父亲支持，开设小型针织厂，她亦付出不少心血和劳力，帮同料理一切，俨然老板娘。

华懋大厦的厂址，是以十八万五千元购入的，成为自置厂房。起初期望不大，开业半年后，业务进展得很快，显有前途，渐渐引起徐老的投资兴趣，以前是不闻不问，现在则每月由印尼来港一次，以大老板的身份，视察业务，并且准备于近期内，在附近新落成的工厂大厦购入一个更大的单位，把繁荣针织厂扩充，大展鸿图。

徐老始终认为儿子年轻，缺少商业经验，凡事都要向他请示，甚至过问到私生活。

徐老因最近几次频由印尼来港，对儿子和吴碧霞闹恋爱亦有所闻，但他坚决反对两人结合，反对徐家有这样的媳妇。

老人家认为徐毓智是独生子，人丁微弱，吴碧霞不其宜

男相，不是理想入选。

一次，父子谈到这问题时，徐老力诫儿子别再和吴碧霞来往，以他的预感，日久会对他不利。

徐毓智承认他和吴碧霞真心相爱，双方都没有任何保留，并暗示已发生肉体关系，米已成炊，要扔也扔不掉。

徐老当时很生气，骂儿子不成材，说过后，有一段时期不再谈及此事。

徐毓智和吴碧霞的相恋，初未因老头的反对而动摇。

不过，由于未来家翁表示冷淡，使她有着不祥的预感。心头阴影，驱之不去。

约三个月前，吴碧霞不知受了谁的摆布，以一名弱质女子，竟孤身前往徐毓智的家乡梅县，晤见徐的生母。

经历千山万水，竟然让她找到了目的地。

以一个不善应酬的农村主妇，突有打扮时髦的香港小姐找到，难免极感诧异。

吴碧霞携来很多“手信”，以博取徐母的欢心。徐母招待吴碧霞在家中住下。

终于，吴碧霞找个适当的机会，以恳求口吻向徐母说出心中话。

“伯母，有一件事情，请求你老人家成全，如能成功，我对你永远感激！”吴碧霞忸忸说。

“什么事呀？要是我能力做得到，没有不答应的。”老婆子有些茫然，但瞥视吴碧霞说话时的羞容，却不无所悟。

“伯母，你一定办得到的。说来也很简单，我爱智哥，智哥也爱我，我们都有永远在一起的念头，希望你老人家答应我们结婚。”吴碧霞说得干净利落，一点也不婆婆妈妈。

老婆子沉思良久，“听说毓智的爸爸近来常有到香港去的，他对你们的亲事，有什么意见？”徐母虽然是村妇，倒很明白事情。

“徐老伯方面，还未有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他现时不在香港，阿智则认为应该先问你老人家，透过你老人家的一关后，再跟爸爸商量去。”

“其实也无须老远跑来问我的，”徐母严肃说，“我是乡下老太婆，能知道些什么，结婚是你两个人的事，应该自行决定，我亦无法作主。”

“但是事成之后，你老人家是我们尊长呀，岂有百年大事而不禀命翁姑的。”

“你们若果认为真个需要结婚，我做家姑的不反对就是。不过阿智的爸爸意见怎样，得当面问明他，我不能替他拿主意的。”

吴碧霞也认为有理。

其实认为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印尼。有时和徐老碰面时，对方只有客气而无亲切感，使她一再不敢开口接触到她与徐毓智的婚姻问题。

本来双方若已成年，结婚不一定需要父母亲同意。

要命的是，徐毓智的经济大权不是操在他自己手上，他本人又非常畏惧爸爸。

严峻的爸爸，常常左右他的意向。

× × ×

最近多月来，吴碧霞发觉徐毓智的神情有异，好象故意和自己疏远。

平时他对吴碧霞的邀约，例如看电影、游水爬山之类的

户外活动，从来没有不欣然答应的，现在却说事忙推搪，态度很不自然。

这分明的托词，并非真个没空。

有一次，徐毓智藉口出外买货推掉吴碧霞的约会，吴深知其诈，突然找到写字间，赫然发现徐毓智并非外出，只躺在床上睡中午觉。

从这一点，说明个郎已开始变心，现时是若即若离，往后更不敢想下去。

她有一天，正式和徐毓智摊牌，质问他是否另有心上人，因而移情别向。

徐毓智极力否认，“我要是另有女人也瞒不过你，你想看，我可会和别的女子有来往？”

这话很具说服力，在吴碧霞的耳闻目见中，确不曾发现他有和别的女人来往。

但徐毓智的申辩，仍未能叫她认真放心，因为她看出徐毓智近来似有心事重重。

案发前约十天，徐毓智接到一封由印尼寄来的信，当时吴碧霞也在场。

她暗中留意徐毓智读信时的神情，初而忧郁，继而开朗，最后则面露喜色。看过后，小心把信折叠好，收藏在书桌的抽屉内。

吴碧霞城府很深，虽看出情形有异，不动声色，装作不知。

有一天，趁着徐毓智出外时，偷偷把那封信取出观看。信用中文写的，吴碧霞自然看得懂。

原来是徐老寄给儿子的。

信中先谈及生意上的问题，劝勉儿子努力于事业，打好基础，同时要勤于学习英文，如果不懂英文，在商场上竞争就要吃亏，决不可以半途而废。

随后提出儿子的婚姻问题，老人家则反对儿子和吴碧霞继续来往，应该悬崖勒马，趁早一刀两断，省得日后双方都感到痛苦。

信中没有批评吴碧霞有什么不好，只是认为她不适宜做徐家媳妇。

信中又告诉他，做老人家的已替儿子物色得一个最合理想的女子，这个女孩子他也认识的，就是“淑英”，今年才不过十八岁，尚是女学生身份。

徐老并在信中力赞淑英美貌而贤淑，又是世交，女方的父母也很想结为秦晋，要是儿子同意的话，可以办手续申请她来港结婚。

信中附有一幅照片，照片中人是徐老所说的淑英。

吴碧霞从照中所见，淑英的容貌不但比她漂亮，年纪比她轻，而且有着一种高贵的气质，显示生长在有教养的家庭，使吴碧霞不由生出自卑感，自问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这位淑英。

如此，心上人见异思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加上家庭的重大压力。

伤心之下，吴碧霞曾背地里大哭了几场。

此后，她多次以电话邀约徐毓智出外找消遣，也是被对方借故推却，这种考验，证明了徐毓智已经变心。

他的一颗心，已飞到印尼那边去！

他再不眷念枕畔恩情，让淑英取代了她在心坎中的地

位！

吴碧霞既痛恨个郎的薄情，更自伤薄命，曾有一次在晚间走出海旁，意图跳海自杀，但没有成功。原因是海旁人多，提不起勇气。最后驱车重返跑马地乐景台姑母的家中。

案发的前一天，即一九七八年一月廿八日，星期六，吴碧霞有电话给她姑母许太，说有事情要办，今晚不回来睡，请姑母不要候门。

当时许太不以为意，因为这两年来，吴碧霞均过着放纵的生活，经常不回来住宿的，甚至连续多日。因此也没有细问。

原来吴碧霞已下定决心，找到葵涌徐毓智所开设的针织厂和他摊牌。

她抵达华懋大厦时，是下午六时左右，徐毓智留在厂中没有外出。

可能两人事前已经约好，大家在厂晤面。

当时大部分工人已经下班，厂内只有熨衫的男工和烧饭女工，众人唤做徐嫂的，因在厨房煮饭没有离开。

徐嫂是徐毓智的魂堂姑母，是徐老安排下照料儿子起居饮食的。

吴碧霞是徐家的常客，未有名份的老板娘，大家自然很熟。

“徐嫂，还未下班吗？”吴碧霞首先和徐嫂打招呼，脸上堆出礼貌的笑容。

“还没有呢，饭未烧好。”徐嫂漫应着。

“我来帮你，好不好？”

“吴姑娘不是给我开玩笑吧？你是客人，这等肮脏的工

作，怎可劳动你！”

“我又不是外人，何须客气。”吴碧霞诚恳地说，“我也不是今天才在这里吃饭嘛。”

徐嫂忽然醒悟过来：吴姑娘可能有什么事要做或要和徐毓智商量，不愿自己在旁碍眼，才说出这些话。

吴碧霞和徐毓智的关系徐嫂自然晓得，对方既然有所暗示，亦乐得成人之美，交托了几句，不待烧好饭便离去。

徐嫂去后，尚有一名熨衫的男工，他干他的，没有离去意；吴碧霞亦似有所忌惮，没有暗示他提早离去。

到晚上八时左右，熨衣男工工作完毕下班，屋内只剩下吴碧霞和徐毓智两人。

男工走出门外时，已隐约听到两人在屋内口角之声，但没有理会。

翌日星期例假，这位男工没有返厂上班。到这天的下午，徐毓智被发现陈尸屋内。

× × ×

据法医官鉴定，徐毓智死于星期日的凌晨时分，死后约十个钟头，始惊动警方，料为在半熟睡中遇害。

至于死者上半身所盖的棉被，料是吴碧霞在他倒地后，替他盖上防他冷着的。

相信当时徐毓智未气绝，假如吴碧霞当机立断报警送入医院，可能有生还希望。

死者的父亲徐梦屏，经常来往香港于印尼间，两星期前也来过一次，是和另一位太太同来的，在华懋大厦住了几天，然后返回印尼。

自从徐老最后一次来过后，吴碧霞主观地感觉到徐毓智

对她更冷淡，眼神中只有厌憎而无怜爱。由此她认定了老头子之来，和儿子已作出某些协议，准备迎娶新人入门。

徐老留港期间曾放出声气要置新厂房，扩展业务，但这个敏感的少女，则认为徐家购新屋，是准备作新房用的。

眼见新人行将入门，将置自己于何地？

于是这一出恋爱悲剧终于上演！

残酷地，一个孤苦无依，曾受欺骗的年轻女子，竟以歹角的身份出场！

案发后第二天，徐毓智的父亲徐梦屏先生接到消息，由印尼赶来香港。

他在亲友和警探陪同下，怀着满腔愁愤前往九龙红磡公众殓房认尸。

可能因伤心过度，入到冷气停尸间后只对儿子的尸体瞥了一眼，认为无讹后，便即掩面离开。

徐老晤见从事采访工作的记者时，表示心情烦乱，不愿多言。

对儿子的后事，他准备循中国传统仪式进行，运往新界安葬。

至于儿子是怎样死的，现阶段他不愿表示意见。但他强调，若儿子被证实属于自杀，他不会追究，相反地，若证实并非自杀，一定追究到底，不计较付出多少金钱，务要为儿子雪冤。

徐老再次强调，希望香港警方能秉公办理，不要相信自杀殉情的烟幕。

谈及死者居港的经过，徐老说，毓智是苏加诺排华运动最剧烈时由父母安排，自印尼返回中国大陆读书的，到七四年

离开大陆，拟经港返印尼。后来他默察时局，见得中国在印尼营商的限制太多，没有前途，决定让毓智留在香港另谋发展，岂料竟遭此不幸。

徐老称赞儿子吃得苦，有上进心，在留港期间，不忘继承父业。他在印尼经营制衣的，儿子为了将来业务上的需要，于两年多前，便在一家妇女裁剪学校学习缝制女服，凑巧吴碧霞在此时由大陆到来港，也是在这家学校学习裁剪，两人因而认识。后来又又在一家英文夜校补习英文，两人的友谊，更跨进一步。

然徐老表示，他一直不喜欢这女人做他的媳妇，他太太的意见和他相同。两老上一次来港，就是为了办理此事，以强硬的态度，迫令儿子和那女人疏远，另外找寻理想对象，想不到会有此不幸后果。

徐老说，当他们两夫妇返回印尼后，接到香港方面的消息，获知儿子和女的断绝来往，正感欣慰，岂料隔不多久传来噩耗。

当徐老准备起程来港时，曾读过有关儿子遇害的新闻，当时的新闻报导，也是说死者的阳具被割断，失“势”而死。

有些报导更加以渲染，说是失落的阳具，于警方人员抵达时寻回，将之放回“原处”。

这样的死法，使徐老伤心之中，更添上几分难过，认为将会成为笑话。

他一直把此事堆在心头。

在殓房认尸时，因有亲友同行，且限于规例，未便细加辨别。到了尸体剖验完毕，获准领出移送殡仪馆治丧时，徐